

章太炎先生致吴承仕的六封论学书

——兼正《章炳麟论学集·释文》之误

李希泌

去年，闻北京师范大学整理章太炎先生给吴承仕先生的论学书札，出版《章炳麟论学集》一书（以下简称《章集》），亟思一读。最近始承刘乃和同志惠赠一册，如渴者获饮，欣喜莫名。章先生的著作，向称难读，其手稿更难辨识，启功诸教授辛勤整理此书，受到了学术界的赞赏和欢迎。

章太炎先生是我国晚近的汉学大师。吴承仕先生出于章先生之门，为章门大弟子之一。章、吴两先生的师弟情谊，正如此书“出版说明”所写的：“吴承仕同志这时已是知名的学者，他治学还是那么虚心，遇有疑问，仍问老师请教。而章炳麟先生又是那么认真对待老学生的提问，那么仔细地答复。自己研究中的心得和疑问，也虚心地向老学生反复讨论。这些精神，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回忆一九三四年秋章太炎先生自沪迁居苏州，我有幸侍章先生几席。我在章先生书案曾看到吴先生给章先生的书札，有的是用小篆书写的。这是吴先生对老师的执礼，老而弥敬的一个侧面。

在刘乃和同志赠送此书之前不久，承温州市图书馆潘补猛同志抄寄该馆所藏章太炎先生书札三册，其中录有章先生致吴先生的书信二十二封。经与《章集》核对，发现《章集》所录有错简以及判断年代有问题，释文与断句不当等错误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温州馆所藏抄本中，有六封章先生给吴先生的书信，为《章集》所未录，而这六封书信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其中有五封书

信是章先生晚年于三十年代写的，对文字学与《春秋》，有精辟之论，还有一封论明代理学的书信，是章先生约于一九一七年写的。章先生在论春秋的一函中指出：《春秋》所以不可解，因前世说《春秋》者过尊孔子，把孔子尊为圣不可知者，“拘牵一字异同，以为必有精义，支离破碎，卒令人堕入云雾中。”由此可见章先生不妄尊孔子，不迷信典籍的精神，迨及晚年，不减本色。我尝念《章集》是新近出版的研究章太炎先生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，影响甚大，释文有错岂可不正？未收书信岂可不补？爰据温州馆所藏抄本，对《章集》未收者有所补，释文有所匡正，其亦求全责备之意乎！

《章炳麟论学集》未录的六封书信 论明代理学

纆斋足下：

季刚寄来《国故》月刊，见足下辨王学数条，甚是。大抵远西学者思想精微，而证验绝少。康德、肖宾开尔之流，所论不为不精至，至于心之本体何如？我与物质之有无何如？须冥绝心行，默证而后可得，彼无其术，故不能决言也。陆、王一流，证验为多，而思想粗率，观其所至，有绝不能逮西人者，亦有远过西人者，而于佛法，终未到也。罗念菴称，当极静时，恍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，旁通无窘，有如长空，云气流行，无有止极；有如大海，鱼龙变化，无有间隔。无内外可指，无动静可分，上下四方，往古来今，浑成一片。王塘南称，澄然无念，是谓一念，非无念也，乃念之至微至微者也。此正所谓生生之真，几更无一息之停。此二说者，非会验心相而能如是乎？然其所验得者，祇阿赖耶识而已。所谓流行变化，真几无停，即恒转如瀑流之谓也。真无垢识，罗、王不能验得，故于生几生理，始终执著以为心体。然较诸康德辈绝无实验者，则已远过之矣。王隆吉、刘蕺山谓意非心之发，身之主宰谓之心，心之主宰谓之意，心无时不动，

妙应元元，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，而寂然不动者，是为意也。此已见及意根矣。所谓寂然不动者，即恒审思量之谓，非作实验无由知此。而断绝意根，非王、刘之所解。故隆吉云：圣狂之所以分，只重主宰诚不诚耳。此乃牢执我见，与绝四之说大异矣。然则王学高材，皆实证七、八两识者，较之洛、闽诸公，迥为确实，惜乎宗旨一异，趋向各殊。梨州所谓儒释疆界若山河者，正坐生理生机诸说为之障耳。（梨州实未见及此）孔子唯绝四，故能证生空法空，此所以为大圣欤！杨慈湖但毋意为心不起意，诚令如是，不过如卧轮所谓能断百思量，对境心不起者，乃为大鉴所诃矣。

按：此函抄件无年月日。一九一七年章先生写了几封论宋明理学的信给吴承仕先生，推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。

论《春秋答问》作意

绳斋足下：

《春秋答问》为三十年精力所聚之书。向之繁言碎辞，一切芟蕪，独存此四万言而已。原稿在季刚处，此本乃潘重规所手录者。手录以后，又增入数条，属麈尾若录之。又有曹羈出奔陈一条，手稿未缮，亦应补入。此稿较季刚处原稿增加已多。今由邮挂号寄去。但原抄款式与丛书不同，须得梓人精写一过，而校勘亦须加精也。

足下前谓《春秋》不可解，此因前世说《春秋》者，非过尊孔子以为圣不可知，即拘牵一字异同，以为必有精义，支离破碎，卒令人堕入云雾。《春秋》终是史书，汉世唯太史公为明大体。其作自序，始则自比《春秋》，引董生之言以为准则，终又言余所谓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《春秋》，谬矣。此非前后自异。盖当时所谓《春秋》者，公羊家支离傅会之说，太史公甚不欲与之同比。究其实，孔子亦是整齐世传而已。《鲁

春秋》旧文删改者不过数事，而所取《周室史记》，则以为考征事实之用，即今《左传》所著者也。故曰孔子亦不过整齐其世传也。是说本是平常，然浅识者视之，则反以为非常可怪。吾书成后，亦难与俗人言也。此问 起居清胜。

章炳麟顿首六月二十四日

按：此函为一九三二年所书。

论形声条例书一

纆斋足下：

得十五日书，具悉。

讲授《说文》，但当尊于旧文，不容穿凿。盖《说文》所录，皆依正体，钟鼎本以雕虫见美，笔势增损，事所宜然。且古文自仓颉以来，传世绵远，讹误自多。三体石经大氏本之孔壁，其古文亦有难以下笔者，则知字形变乱，自孔子时已然。籀文、小篆所以接踵而起者，正以古文已乱，有不能尽遵者耳。今于《说文》所录形义有不可知者，参之彝器石经，容可相说以解。若本自惊然者，即不容以彼易此。如来书所举天字作𠂇，此不过点画之殊，安见彝器必依正篆耶？又举𠂇字作𠂇，疑𠂇字上体之𠂇，即古文旁字。然此亦是笔迹小异耳。《说文》所录古文𠂇字，𠂇即古文𠂇之半体，篆文𠂇字，𠂇即古文𠂇之半体，汉隶书𠂇作𠂇，恐即此字。𠂇为盈数，故有旁溥之义。若𠂇则古文𠂇字，观三体石经从𠂇之字皆作𠂇，可知于义训溥不相合，必欲通之，则谓𠂇为今旁侧字可也。依《说文》恐正当作傍耳。

来书所谓形声一项，取王氏古文之说，谓声与义必相依。此不过大体然耳。有所依之义在彼，有所从之声在此者，通其所可通，不必过求其难通者。如“禄”训福而从录声，是即其例。与斋之从齐声，绘之从会声，异矣。古训穀为生，不禄为死之称。又奉禄实即穀字，则字从禄声，而所取实穀声也。此尚是声义可

求者，其余亦有不可求者矣。来书又谓字有假形者，然亦必其类相近者也。麻织之字多从系，兽类之字多从犬，则其类也。若稷，则当以十筥为正训。而八十缕之字当作稷。《聘礼》古文有其字。《汉书》十缕布乃八十缕之正字也。禾与麻类虽相似，及析泉为缕，则与禾类远隔，造字者不得借其形矣。

以上粗举大略，以酬足下之问。其他疑义，恐日出而不窘，待他日更端之也。

麟白十一月二十二日

论形声条例书二

纒斋足下：

得前月廿八日书，所论示部形声之字，大致堵凿。因是推广，乃谓葱冬藻蒲，联字为名，故葱藻为俗字。此则分析字例为太过之论矣。《说文》自有俗字，如口登当从未，而今从豆，此不解豆字本义者所为。又如票本从火，燹又加火，睿本从目，瞿又加目，咎本从人，俗又加人，义既无别，而形必两从，此何为者？唯咎或是古文舅字，《士昏礼》古文舅皆作咎。《吕览》、《史记》舅犯皆作咎犯。而用为俗，若票燹睿瞿之类，直无可解也。然以是上推古籀，亦犹不免。今观籀文鹰字，佳鸟并从，亦燹瞿之例也。古文乃愈多臆造，如夔器文武作玟珺，谥法通于诸侯，非专施诸王者，何以其字从王？以是相衡，则李斯以前，早多俗字，而如葱藻等字，反未可一例讥之也。虫鱼草木，联字为名，而一制字，一不制字，何可胜数？原其立名，本自有义，其最后一则加以偏旁，一则不加，此但云古人造字之未划一，不应竟以俗字诃之也。二名不可偏举者，如今陶离黄，类亦众多，观其制字，又似在小篆以前。推之凤凰来牟，本亦二名，而凤来乃最初象形字。则知此例自古有之，不能引绳切墨以求也。天字上为一划，或为一注，本无大异，但不能如宋人正蒙，以清虚一大为

说。大者，人也。一者，标识其上，与未字不字从一同意。此但可说为合体指事，而不可说为会意，以一本非一二字也。手复，即询 起居康胜。

麟白十二月十五日

按：以上二函均为一九三二年所书。

论说文书

觊斋足下：

得手书时，烽燹迫人，犹讲学不辍，与鲁父老弦歌围城中者，复有何异？但恐主者无项王之材武耳。

凡字有独体象形者，亦有合体象形者。合体象形又分二类：一所从之形本未成字者，如果朵胃眉是也；一所从之形本已成字，亦即其本字者，如鹏玄曜笠是也。要之，不出象形一科也。

凡指事有原始以单文为之者，如上下是也。有后来继作仍是单文者，如尤矢天是也。有后来继作并非单文者，如口司是也。要之，不出指事一科也。若不察此，则六书不足以统摄，必分为七书八书矣。

仆得书时，适病风眩，未能作答，今风眩小瘳，并遇夫书同时应之。

此畿之危，正如燕巢幕上，唯望委心任运为要。

拙著付梓，想难骤成，如可鸠工，仍望督促之也。

书复即问 起居清谧。

章炳麟顿首

癸酉（1933年）立夏后一日

论象形与巾幘等

觊斋足下：

前得两书，事烦未复。近又得书云，过苏即顺道北行，何其

匆匆至此！

足下所分象形四类，鄙意似太破碎。合体象形，固无疑义，若呆鸟尤了等字，由象形字损减成文，祇当谓之指事，鸟尤了则视而可识，呆则察而可见。大抵凡由它字增损成文者，皆为指事，非但由象形字转变者为然，即由形声字转变者亦然，无为通于元者是也。鹏沓乃就象形又加鸟水偏旁，此种字祇为合体象形。其兼尪罔虽谓之形声可也。夔象合手，上下纯是象形，夔字上尪，恐与古文囟字无异，下又加夂，则亦合体象形。若龙爵等字，一为象形，一为会意，又不必它求也。形声字有即用本形者，会意字亦有一体属本形者。所谓事与形者，祇如今动词与名词之分。其实古人言语，动词与名词相移易者甚多，甘囟皆象形，而《说文》训其义曰籛，即甘囟非名词实动词矣。口回口等当为象形，夫复何疑，即日亦与口同例，不必论其训为名词为动词。鄙意六书之学，但当存其大体，若分析过甚，如王荦友辈所为，则近于科举之讲章矣。学者不应为此也。

所说巾幘之制，今按汉唐人多言角巾，则巾本有角。林宗折角，人遂效之。所谓角巾者，以巾缠发，而又盘绕成屋，正如今印度人之缠头。幘本无屋，至王莽又施之，则此与印度巡捕无异矣。大抵冕也弁也冠也，为中夏所独有，巾幘则通于夷夏。曰则蛮夷头衣，而中国效之耳。又经记不言古人著禪。《内则》言童子衣帛襦袴。袴为胫衣，与禪有别，而古人亦多通称。《赵世家》言夫人置儿袴中，《万石张叔列传》言周仁溺袴，此袴必是禪之通称，《内则》所云，亦未必定为胫衣也。褻衣不著于外，故经记言礼服者略之。古人先知蔽前，后知蔽后。后人为鞞以象之，然祇祇前而已。若夫穷袴，则后竟无蔽，岂后王制礼，又草昧之不若耶？此又可推理而知者也。窃疑古人穷袴，但为鞞鼻，其下更有袴（所谓胫衣），非如今之满裆袴，上下相连者也。《说文》褻，裤纽也，此必于胫衣与鞞鼻相接处施之。若上无鞞鼻，袴纽又系于何处耶？至行道时则去胫衣，而缠行滕，军中则

以皮为附注。皆以胫肥妨行，故以此约束之，其上腠鼻则如故也。此仆近日所得者，足下更核之何如？

拙著样本三册，其中尚有脱字误字，今校出寄去，增改宜速。顾问 兴居清胜。

章炳麟顿首
六月十五日

按：此函为一九三五年所书。

错 简

《章集》原文第209—210页（释文第456页）有下面一段文字：

“……顾枚氏真本不可见，如师古、玄应所引，与贾昌朝所据而已矣。直汉之衰，诸儒各为苟简。……”

细读上文，“与贾昌朝所据”和“而已矣”之间，似有夺文。经核对温州馆抄本后，始知“与贾昌朝所据”下应接“释文：宜必非臆造者……”；“而已矣”上应接“由此观之，古文传至郑氏，则亦等于今文，……”。第210—13页（释文第456—58页）与第277—81页（释文第496—98）之间有错简，现更正如下：

论尚书古今文书一

觐斋足下：

来书称古今文《尚书》原本皆古文，传习皆今文，其说近是。……由此观之，古文传至郑氏，则亦等于今文（以上详见《章集》原文第273—76页，释文第495—96页）而已矣。直汉之衰，诸儒各为苟简。习郑学者，徒传其改定之本，而于其摹写原本者置之。……然马、班二家，古今文亦自参取，非定守师法也。

章炳麟顿首

十二月廿六日

(以上详见《章集》原文第210—12页，
释文第456—58页)。

论尚书古今文书二

觐斋足下：

前因问古今文《尚书》事，略以意对，犹未尽。……枚氏真本不可见，而师古、玄应所引，与贾昌朝所据(以上详见《章集》原文第206—09页释文第455—56页)释文，宜必非臆造者。独宋次道、薛季宣所传，则不能明征其是。……今伪书文字，颇有异于马，同于郑者，宜必冲所定也。章炳麟顿首三月五日(以上详见《章集》第277—280页释文第496—98页)。

判断年代错误

《章集》原文，第337—41页(释文第529—30页)所刊的一封信，其年代列入一九三六年，误也。按此函为章先生致吴先生论满州旧事的第一封书信。章先生为研究满州旧事，自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三日，前后致吴先生十余函。第二函为六月一日，与此函相距仅一周。当列入一九二四年为是。

《章集》原文第263—69页(释文第489—92页)所刊的一封信，其年代列入一九三二年，误也。按此函为章先生致吴先生论满州旧事书之一，其顺序排列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号函之后，当列入一九二四年为是。

《章集》中录章先生致吴先生论尚书古今文前后共有五函，据温州馆藏抄本其顺序如下：

论尚书古今文书一 十三年(一九二四年)

十二月廿六日

见《章集》原文第273—81页（释文第495—99页，有错简。） 年代列入一九三三年。

论尚书古今文书二 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三月五日见《章集》原文第206—13页（释文第455—58页，有错简。） 年代列入一九二五年。

论尚书古今文书三 三月十一日见《章集》原文第325—28页（释文第523—25页）年代列入一九三六年。

论尚书古今文书四 四月三日见《章集》原文第329—336（释文第525—29页）年代列入一九三六年。

论尚书古今文书五 四月四日见《章集》原文第177—82页（释文第443—45） 年代列入一九二五年。

按：章先生致吴先生论尚书古今文五函，有连续性，据文意，其时间应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、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、三月十一日、四月三日、四月四日。《章集》判断年代，第一函入一九三三年、第三、四函入一九三六年，误也。

释文与释文断句之误

释文与释文断句，间亦有误，举例如下：

《章集》释文第369页第11行“昨日得明刻《慈湖遗书》”。

按原文第43页第1行“昨”下无“日”字，“日”衍文。

《章集》释文第370页第1行“就宋儒不满思、孟，极诋《大学》者，……”

按原文第43页第6行“就”当作“然”。

《章集》释文第381页第4行“环绕南省一币”。

按原文第67页第7页“币”当作市（今通作匝）。币幣为之简写，非是。

释文第447页第4行“得书及与麈若书”

按原文第186页第1页“麈”亦如此写。据我所知麈若乃麈若，黄侃先生之高足孙世扬也。孙世扬先生曾主章太炎先生家馆，教授章先生次子章奇。嗣任教中央大学。

《章集》译文第387页第2行“此即佛法中，惠定宇、孙渊如一派。”

按“此即佛法中”与“惠定宇、孙渊如一派”之间，不应加逗号，当连读。

《中国地方志考评大丛书》即将出版

《中国地方志考评大丛书》分三十二部，近八百万字，由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。

千百年来，我国不仅省有《通志》、府有《府志》，甚至重要乡镇、寺观等也皆有志。《中国地方志考评大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组织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地方志专家，各自对本馆及有关馆藏的全部地方志进行整理、研究，逐卷阅读、分析，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提炼出对本省、市、自治区内各地、县乃至重点的乡镇各部门、各专业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性资料线索，撰成专书，编入本套丛书出版。

这套丛书将为祖国各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信息决策，可以为各级党政领导施政和开创新局面提供借鉴依据，可以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，还可以补史实之遗，参史籍之错，移风易俗，纂成考征，存藏备查，直接地为各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。

该丛书从一九八五年一月开始陆续出书，至六月出齐。全套丛书共32种，售价54.23元。一律不拆套订购，钱款一次付清。

· 中原 ·